

中国现代 新诗序集

(下册)

周良沛 著



海天出版社

序集

ZHONGGUOXIANDAXINSHIXUJI

中国现代新诗序集
(下册)

周良沛 著

海天出版社



周良沛1933年11月19日出生于浔阳江头，祖籍为中国土地革命时期井冈山中心地区的永新县。若说抗战时他从小随学校流亡读了深刻的人生大学，那么，1958年错划“右派”在劳改队“改”了21年，已在他复出后的近30年间诗文的历史、辩证唯物中，看到他那时深读人生的另一种人生。

周良沛创作的诗集、诗论集、散文集、长篇传记等的数目繁多，编选外国的、“五四”后的、港台不同风格作品，仅为其所写的序跋等文字，除本书的百多万字，仍有不少。

作者现为国际笔会中国中心成员，香港《海岸线》执行编审，中国作家协会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连络委员会委员等职。

目 录

一部活的中国新诗史

——答诗人谭建生十问 1

“尝试”的新诗？新诗的“尝试”？

胡 适 1

澄澈的清溪

刘半农 14

融入传统的“现代”

俞平伯 24

冒险的“创新”

康白情 35

诗体由“解放”到解体

周作人 45

狷者清流自清

朱自清 53

平民化、民族化于诗者

刘大白 64

“古灵的回声”

王统照 73

躲到母亲怀里的诗

冰 心 83

倡导格律的先行

陆志书 96

狂飙为诗从天落	
郭沫若	107
从café中走出来的诗人	
王独清	120
痛苦挣扎于“象征”的清醒	
穆木天	136
“红纱灯”的“象征”	
冯乃超	149
我们最早的国际诗人	
萧 三	161
朗诵诗“北柯南高”的柯仲平	
柯仲平	173
警察跟踪的诗人	
蒋光慈	185
“在这暮霭的茫昧中”	
梁宗岱	198
“被人间的诅咒者”	
徐玉诺	209
走出诗的摇篮之跋涉	
刘延陵	220
冲上街头像逃出监牢的诗人	
应修人	231
“雨后的蚯蚓”	
潘漠华	242
惊世骇俗的“一步一回头”	
汪静之	253
从“湖畔”到灵山	
冯雪峰	262
鲁迅眼中“杰出的抒情诗人”	
冯 至	273
新诗的“象征”之先行	
李金髮	284
“雨巷”诗人	
戴望舒	301

假“现代”中的真“现代”	
废 名	313
美学家的“小诗”	
宗白华	325
走出唯美的拍案而起者	
闻一多	336
坚守“格律”的“新月”者	
朱 湘	352
“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殷 夫	367
九死不悔的革命者	
胡也频	378
轻轻地来、正如轻轻地来者	
徐志摩	389
另一型的“新月”	
饶孟侃	403
无钱印留诗集的诗人	
刘梦苇	413
粗笔浓墨重涂“新月”	
孙大雨	419
唯美的精神天堂	
邵洵美	428
“中国诗歌会”的领军	
蒲 风	438
扬着“中国诗歌会”的旗帜者	
任 钧	451
“根植于中国泥土的诗”	
臧克家	462
技巧达极致的“新月”后来者	
陈梦家	472
“一代才女”的诗	
林徽因	484
“新月”的难以为继者	
方玮德	497

走出“自我”的守望	
曹葆华	507
“生自泥土”的“人之子”	
李广田	519
在桥上看风景的人	
卞之琳	529
为少男少女歌唱者	
何其芳	542
一支诗的“火把”	
艾 青	555
射虎者的歌手	
力 扬	568
同是史学家的诗人	
孙毓棠	576
悠悠于“现代诗潮”的诗人	
林 庚	585
“九叶”的兄长	
辛 笛	599
真格的“前卫”诗人	
鸥外鸥	613
冲破寂寞的声音	
方 敬	623
“《现代》派”中的“现代”派	
徐 迟	636
回归的“《现代》派”	
金克木	647
台湾的“现代”旗手	
路易士	657
骑马去了的队长	
天 蓝	672
台湾“诗的播种者”	
覃子豪	680
问君要寻哪条水路过渡	
徐 讷	692

“中国诗歌会”的中坚	
柳 倩	700
“中国诗歌会”的中坚	
王亚平	709
乡土代表的乡土诗人	
苏金伞	720
兵的诗之代表	
魏 巍	733
勤奋于诗的耕耘者	
广 民	742
擂鼓诗人	
田 间	751
地狱的探戈	
陈敬容	760
无罪凋谢的白色花	
阿 垅	771
泥土的诗	
鲁 藜	789
悬崖边上的树	
曾 卓	798
他从“木厂”走来	
邹荻帆	811
新奇于目光的一切	
彭燕郊	823
宣示《告青年公民》者	
郭小川	831
桥边的一盏灯	
李白凤	844
亮星冲出浓云的异光	
穆 旦	855
唱给向太阳的队伍	
公 木	872
悠悠于漳河水上的诗	
阮章兢	882

那位叫“马凡陀”的人	
袁水拍	891
朗诵诗“北柯南高”的高兰	
高 兰	903
用生命写完他最后的诗	
陈 辉	913
“战歌社”的战歌手	
胡 征	920
红得寂寞的杜鹃	
冀 沅	931
香港洋场的乡土作家	
舒巷城	941
放声歌唱的歌者	
贺敬之	949
他从《滇缅公路》走来	
杜运燮	960
“杭哟赫”哟“杭哟赫”	
杭约赫	974
天外与深渊的召唤和探险	
郑 敏	985
长跑者	
何 达	995
萧三之后的又一位国际诗人	
朱子奇	1004
白天的《童话》与夜读的《圣经》	
绿 原	1010
活于生活的“活的诗”	
牛 汉	1027
自由于诗人的自由诗	
蔡其矫	1038
沉浮于《大渡河支流》者	
玉 杲	1050
《王贵与李香香》同李季间的对等号	
李 季	1057

天山放歌	
闻 捷	1066
诗的长寿与青春	
李 瑛	1076
为赵巧儿告状者	
李 冰	1086
在高速公路上的呼唤	
邵燕祥	1093
为“死不着”立传者	
张志民	1104
驮诗柳的骆驼	
公 刘	1114
 附 录	
《中国新诗库》的出版说明	1126
《中国新诗库》后记	1127
施蛰存与新诗及“《现代》派”	1130
 校 后	1145

艾 青

一支诗的“火把”

艾 青（1910.3.27 ~ 1996.5.5），浙江金华畈田蒋村人。取名蒋正涵，字养源，号海澄。因为他是母亲难产降生，算卦的说他“命克父母”，于是，他成了这户地主家庭中不受欢迎的人，对父母只许叫“叔叔婶婶”。从一岁起，就寄养在本村贫苦农妇“大叶河”家，“等于没有父母”的孩子。^①他本村蒙馆和傅村育德小学念书。1928年在金华第七中学毕业后，考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学院绘画系，不满一学期，林风眠看了他的画说：“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到外国去吧。”1929年春天，罗曼蒂克地约上朋友乘法国邮船就到巴黎了。这是他“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三年”。由于家庭接济中断，他在一家中国油漆作坊工作，半工半读，下午到蒙巴纳斯一家画室习画。他爱上后期印象派的画家们，看不起“学院派”的绘画，同时读了许多哲学、文学作品。“九·一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北的土地，他的第一首诗《会合》，就是他为此参加反帝大同盟的一次集会的纪录。一天，一个喝醉了的法国人见他在写生，就大声嚷道：“中国人！国家快亡了，你还在这儿画画！”他脸上真似挨了一个耳光。从马赛登船归国时，正是日军武装侵犯上海，十九路军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抗击的“一·二八”事变之日。当他三月初在上海登陆时，国民党已妥协了，只有闸北一带的断墙残壁还在复述那些悲壮的故事，他几乎哭了。

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美术联盟”，办了“春地画会”，在八仙桥青年会还举行了一次画展。有一晚，大家在楼上念世界语的时候，突

① 艾青：《艾青诗选·自序——我的创作生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7月版。

然上来几个法租界巡捕房密探，把力扬等十三个美术青年全都逮走。这是1932年7月12日。经过审讯，十一个都释放，却留下他和江丰关了起来。从上海法租界第二看守所到苏州反省院，一关就是三年零三个月，才出狱回家。

在狱中，与绘画绝缘，就写诗。写《透明的夜》，写“拿法国大元帅的节杖也不换”的《芦笛》。“每当不眠之夜，借铁栅外的灯光，（他）在拍字簿上写诗，有时把两句（写）叠在一起了，等天亮就把它们写开重抄。这些诗，署上莪伽的笔名，通过探监人带出去发表。”^①一个下雪的日子，诗人是“‘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而涌起不可遏制的情感，由雪寒，想起乳母给他的温暖，由囚生者的铁窗，想到死者长眠的墓地，就靠着从窗洞里反映进来的雪光，头抵着墙写”他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后来，“由诗人的辩护律师沈钧儒带出去的”。“诗人原名蒋海澄，在法国马赛上岸，旅馆的人登记名字念‘蒋’字：‘Chiang!Chiang Ka-shek-蒋！蒋介石——’就在‘蒋’字上打了个‘×’。于是诗人决定用个新的笔名时，就删去了姓——蒋，采用金华方言‘海澄’的谐音——艾青。”^②同时，诗题《大堰河》，也是他乳母“大叶荷”的谐音。这两个谐音的名字，后来都成了诗坛的强音。但是，初投到《现代》时，杜衡以“待编”为名，压了一年都不见刊出，李又然取回后，到1934年“五一”的《春光》上才与读者见面。1936年，艾青选了九首诗，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大堰河》，立即引起评论界的注意。

“七七”事变，抗战爆发，他兴奋于看到渴望已久的全民抗战的到来，急急地由金华赶到武汉。可是国民党内的投降派又主张和谈了，心里笼着阴云，严寒、霜雪降临，他就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开始写出他的一首首诗，以自己的心地、感受，抒发在这场民族战争之中面对严寒严酷情境。这些诗，有不少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因此，《七月》诗人，也在今日称他为“领唱”者。1936年初，他到江苏常州市武进女子师范学校教了一学期的国文和绘画，暑假到上海，自费出版了收有九首诗的《大堰河》。“七七”事变前夕，他到陈唯稷主办的《天下日报》编文艺副刊，9月到杭州私立惠兰中学任教，不久前往武汉。1938年1月27日，离武汉到山西临汾，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不久，晋南失守，去西安，在抗日艺术队当队长，不久，又回武汉。在这两个多月的奔波中，也是他创作的高产高质期，他的名篇《乞丐》《北方》《向太阳》等，均写于这段时间，当时胡风在武汉出版的《七月》半月刊，也给大力介绍。7月离开武汉到湖南新宁衡山乡村师范学校教国文。

1940年4月中，离新宁，在赴渝途中，在“五一”和“五四”的两个节日之间，仅用四天，就写成了他的长诗《火把》。在重庆，他认识了周恩来。1941年皖南的新四军北撤，遭受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后，山城笼罩白色恐怖，身后有特务盯梢时，也是由周恩来介绍，他和厂民（严

① 艾青：《艾青诗选·自序——我的创作生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7月版。

② 周良沛：《重读〈大堰河——我的保姆〉》，见《灵感的流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辰)、逯斐等几位同志，化装成国民党的官僚，经过四十七次的岗哨检查，3月8日，终于安然到达延安。“七月的一个晚上会见了毛泽东。”11月初，与严辰、王禹夫创办了《诗刊》，任主编，12月10日，与萧三等人，发起、成立了“延安诗会”。在一个新的天地里，为诗而忙。

1942年3月为《解放日报》的《文艺》百期纪念写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后来的整风，为文中所引的“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提出了作家到何处去“识韩荆州”，找知音的话题。5月，参加了“以毛泽东同志的名义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有段时间，他是强意识地寻求诗风的转变，写些比较大众化的作品。他拿自己的作品，去念给群众听，他说，“我坐在他身边，慢慢的，一句一句，向着他的耳朵念下去，一边从他的表情来观察他接受的程度，以便随时记下来加以修改。”^①真有点白居易写诗求“老妪能解”的精神。

抗战胜利，他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职调任华北文艺工作团团长，率团离开延安到张家口，后来，文工团合并到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他任副院长。这是他“做行政工作最长的时间”，“很少写诗”。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他进城，参加了7月2日~19日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一度作为军代表，接管中央美术学院。10月，《人民文学》创刊，他任副主编。

1950年秋，他到苏联访问了四个月。1953年，回到离别了十六年的家乡。1954年7月，受智利众议院院长的邀请，同萧三一道经欧洲到美洲，在智利参加了他的诗友巴勃罗·聂鲁达（P·Neruda 1904~1973）的五十寿辰，那是聚集了许多世界知名诗人的愉快聚会。这次，他带回了一组受到读者欢迎的《在南美洲旅行》。南美回来，访问了舟山群岛。1957年4月，他到上海收集了大量材料，“想写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为题材的长诗，这，在他自述的文字中，是“未成”，但是，诗界的朋友当时还传阅过那时他写的《外滩》，以及透过一个外国冒险家在上海发家的故事所写的几千行的长诗。它们和诗人回家写的长诗《藏枪记》，到舟山写的《黑鳗》，都产生在建国初期新的社会气氛里。那时，人们在获得解放的欢欣里，常常是以一种自己欢欣和热情中的理想主义来看生活，由感受自己身处的社会之新，要求作家和作品也是新的文学时，同时，也绝对是很真诚地想着艺术规律也应该是全新的。由此，艾青当时没有拿出《外滩》和那首长诗来，虽是一时少惹麻烦的“明智”之举，然而，一部巨著由此没留下铅字，手稿在十年浩劫中弄得只字未留，总是一大憾事。除了那首“写浙东游击战争的叙事长诗《藏枪记》”，作者自认是“我以不很熟练的民歌体写的，是我写作中的失败”外，其它的诗，它们除去作品本身的弱点，处于评论家以理想主义在看生活，并以它要求作品和作家，而诗人又不免毫不浪漫地在

① 艾青：《〈吴满有〉附记》，上海作家书屋1946年版。

对文学，对生活，对自己的时候，由此引起许多对文学却是非文学的议论，就难免了。

1957年7月，因接聂鲁达和巴西作家亚马多（J·Amado 1912~？）到昆明，由昆明飞往重庆，由重庆坐轮船顺流而下时，北京文艺界的“反右”斗争就已经把他扯进许多人事的是非中去了。敏感的聂鲁达在机场看着来送行的中国朋友，却没有找到艾青。

用艾青自己的话说：“我被划为‘右派’。我成了痰盂。一切谩骂都是判决。”

当时，那些对作品的批评，是粘带在批判他“政治上堕落”，“生活得很不正常，很腐化，很堕落，骄傲已极，和一些反党分子来往到了亲密无间的程度”^①上，^②质问他问什么在火热的海防前哨的现实中，却去写古老的传说《黑鳗》？为什么写《小蓝花》，为什么“对一朵小蓝花有了感情，有了想象”，而对新人没有感情？说《景山古槐》是对“一个昏愤的皇帝难断之情”的“没落情绪”。^③《女司机》等反映现实的诗，使人“突出的感到一种十分勉强的情绪，和对新人物缺乏了解的无可奈何的一般化的叙述”^④。说《礁石》是“执迷不悟的顽抗的形象”^⑤，以此几乎就可以作为反党的实证了。

1958年4月，艾青错划为“右派”，全家到北大荒落户，担任林场副场长。他写了长诗《踏破荒原千里雪》《哈玛通河上的朝霞》及《烧荒》等，一年半后，又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他接受“改造”于沉默中，又在沉默中生活得还平静。十年动乱，在当地，他首当其冲。游斗，示众，抄走了他大量的手稿、信件、资料。事后他虽然说自己每天打扫的厕所干净得可以在里面开宴会，那幽默，毕竟是由于那一切都过去了。

1973年、1975年，两度允许他到北京医治已经完全失明的右眼，但全家五口借居在西城一间小房内。“四人帮”倒台后，他“重操旧业——写诗”，1978年4月30日上海《文汇报》发了他的《红旗》之后又是《鱼化石》，读者看到似乎成了化石的诗，从“鱼化石”又由石化鱼而“动作多么活泼，精力多么旺盛”。成了一个新时期来到的，诗的解放，诗的繁荣的讯号。他那《在浪尖上》，在北京体育馆朗诵时，几千听众如醉如痴，一声“一切政策必须落实/一切冤案必须昭雪”，将它从全诗剥离开来看，它只是一句口号，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却是人们心中最集中、凝练的时代的诗，它一出口，暴风雨般的掌声长达数十分钟。艾青又回到他的读者中来了。

这是他新的创作高峰期。从他的诗，可以看到他从海南、上海、哈尔滨、金华故乡到西德、奥地利、意大利、巴黎、美国、日本、新加坡留下的诗迹，是一个无比广阔的世界。

1988年，五十多位，包括日本、美国、菲律宾、法国、苏联、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作家、学者在《致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奖评委会的信》上签名，提名

① 《诗刊》1957年9月号。

② 《诗刊》1957年10月号。

③ 《诗刊》1957年12月号。

④ 《诗刊》1957年10月号。

艾青为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为此，海外诗人戴天说，“不同地区的人们，对文艺的认识和理解不同，实行的政策不同”，“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香港文学》主编刘以鬯说：“我并不怀疑艾青先生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资格，但不赞成用这种方法要求外国人将此奖颁给中国作家。”^①。人们明白，艾青诗的价值，并不需要靠某项奖金确认，迄今为止，其实还没有任何一位获得所谓国际奖的诗人，能直接面向十亿读者，并受到他们的欢迎。

① 《香港文学》
45期(1988.9.
5)。

艾青是“五四”后一位高产高质的诗人。他的诗集，主要有《大堰河》(1936年自印)《北方》(1939年初在桂林自印，7月增补八首，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旷野》(重庆生活书店，1940)《火把》(重庆烽火出版社，1941)《黎明的通知》(桂林文化供应社，1943)《愿春天早点来》(桂林诗艺社，1944)《献给乡村的诗》(昆明北门出版社，1945)《反法西斯》(上海读书出版社，1946.4)《吴满有》(上海作家书屋，1946.4)《春天》(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其中包括该社1950年出版的《欢呼集》、1953年出版的《宝石的红星》)《海岬上》(作家出版社，1957.10)《归来的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5)《彩色的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10)。自茅盾1951为开明书店编选的《新文学选集》，请艾青编了自己第一个选集出版以来，根据以上作品编选的艾青各种选本，有十余种，在海内海外出版。同时有法文、英文、俄文、马来西亚文的多种译本书版而且诗人也译有他最喜欢的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E·Verhaeren 1855~1916)^②的作品，以《乡村与城市》为书名出版(上海新群出版社，1948)。有文学评论《释新民主主义的文学》(香港海洋书屋，1947)《新文学评论集》(上海群益出版社，1950)，诗人的《诗论》，自桂林三户图书社1939年出版以来，多次增订、再版。

② 过去通译为凡尔哈伦，现统一于《百科全书》的译法，为维尔哈伦。

——编注

艾青 1954 年在智利海边看礁石时写下的《礁石》道——

一个浪，一个浪
无休止地扑过来
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
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
像刀砍过的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从某种意义来看，这礁石就是艾青的个性，也是他生活道路的写照。他受过“漫

骂都是判决”的凌辱，得到过许多诗人得不到的荣誉——读者从心底的敬爱。近年，报纸上已出现过“艾青学”一词。虽然，迄今出现对艾青研究的文字，从作品水平，还没有看到概括为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现象来研究的学术著作，但是，对艾青的研究，是可以和应该成为专门的学科的。

早在1936年，最早出来肯定艾青的《大堰河》的，是胡风《吹芦笛的诗人》。而这“芦笛”，艾青自称是从“彩色的欧罗巴带回”的。于是，胡风在肯定艾青“唱出了他自己所交往的，但依然是我们所能感受的一角人生，也因为他底歌唱总是通过他自己底脉脉流动的情愫，他底语言不过于枯瘦也不过于喧哗，更没有纸花纸叶式的繁饰，平易地然而气息鲜活地唱出了被现实生活所波动的他底情愫，唱出了被他的情愫所温暖的现实生活底几幅面影”的同时，就说他的诗“明显地看得出来他受了维尔哈伦、波特莱尔（C·Baudelaire 1821~1867）、李金髮等诗人底影响”。^①

艾青大概不会被李金髮所影响，他还很不敬地说李金髮是“假洋鬼子”。虽然他们都同样地受过法国诗的影响，但是，他们写出来的诗却这么不同，这确实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艾青的“芦笛”，他是很坦诚的说从是“欧罗巴带回”的，这也许就是新时期有人将艾青划属“现代派”的道理。但是，“欧罗巴”的、洋的，并非等同“现代”的；而洋的，同样有古典的、现实的、浪漫的，何况，他也不洋，否则，他就不叫李金髮为“假洋鬼子”了。

说他不“洋”，是就他诗最核心的质而言。初看，“大堰河，是我的褓姆/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她是童养媳/大堰河，是我的保姆”这样的句式结构，多少有些欧化，但是，一看到该诗的中心部分——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
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
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
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的桌子上之后，
在你补好了儿子们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
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
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的掐死之后，
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颗鸡蛋之后，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这个“大堰河”就是“大堰河”，是江南丘陵地带的农妇，不是塞纳河边沙

① 胡风：《胡风论诗》，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

龙里的太太小姐。正因为诗人写出了“现实生活”——民族生活氛围和文化背景中的人物，所以，胡先生说的话，似乎可以倒过来说：“是我们所能感受的一角人生”，被艾青“唱出了”。第一位赞扬和评论此诗的，还是茅盾，他在《文学》八卷一号《新诗专号》上《论初期的白话诗》中写道：“……描写社会现象的初期白话诗因为多半是印象的、旁观的、同情的，所以缺乏深入的表现与热烈的情绪，例如刘复的《学徒苦》，列举了学徒工作之繁重与待遇不良（很有点像《僮约》），然而我们读了并不怎样感动（此诗在形式上也离不开旧传统）。新近我读了青年诗人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这是一首长诗。用沉郁的笔调细写了乳娘兼佣（大堰河）的生活痛苦，这在体制上使我联想到《学徒苦》。可是两诗比较，我不能不喜欢《大堰河》。这问题当然不在两诗人才力之高下，而在两人不同的生活经验等等。”其它的，如《我的父亲》那种清末民初有着“维新”思想色彩的地主，那《献给乡村的诗》的村景乡风，及“脸像松树一样发皱而阴郁”，“背被过重的挑担压成弓形”，“眼睛被失望与怨愤磨成混沌”，妻子“整天忙着磨谷，舂米，烧饭，喂猪，一边纳鞋底一边把奶头塞进婴孩啼哭的嘴”的农妇，更似叙事文学描述了那时我们生活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环境。他和他喜欢的维尔哈伦写过同题的《乞丐》，都是大手笔，但是，“徘徊在黄河两岸”，“用固执的眼/凝视着你/看你在吃任何食物/和你用指甲剔牙齿的样子”的乞丐，和那“掩埋好饿倒的伙伴，在胸前划十字祷告”的乞丐，他们是同样不幸的人，是同样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但是，谁也无法混淆他们在不同地区是不同民族的烙印。因此，他也就绝不会同李金髮那样，写的《屈原》竟是“逃遁在上帝/腐朽十字架之下/老迈之狂士/简单的心/充满怯懦之急流”那样的东西。

然而，艾青这支唱着大堰河的“芦笛”，又确实是从“欧罗巴带回”的。他在巴黎学绘画，“爱上后期印象派的画家们”，“看不起‘学院派’的绘画”的个性，在写诗时也表现出来了。他没有考虑“学院”式的那么多诗律，形式的自由，个性的自由，好似印象派突破单一的，表面看来一成不变的固有色一样。他有的诗，也像多彩的画。在那《透明的夜》里，“酒，灯光，醉了的脸/放荡的笑在一团”的醉汉、浪客、夜的醒者、过路盗、偷牛贼“进入了一道灯光敞开的门/血的气息，肉的堆，牛皮的/热的腥酸……/人的嚣喧，人的嚣喧”，“酒，酒，酒/我们要喝，/油灯像野火一样，映出/牛的血，血染的屠夫的手臂/溅有血点的/屠夫的头额/油灯像野火一样，映出我们火一般的肌肉，以及/那里面的/痛苦，愤怒和仇恨的力……”的《透明的夜》的不透明之中，是在幻化有点神秘色彩的光影，是众生相的光影在幻化。作者捕捉在特定时空所自然呈现的那种瞬息即逝的气氛；以及一种没有用颜料的光影之色彩。其中“一道灯光敞开的门”的诗句，依照一般的说法，可能就是“敞开的门”泄出一道灯光。但是，在夜的漆黑中，门开门闭，在视觉上都是一样的，可是有了一道灯光，才